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
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民主黨反替補制兩面不是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民主黨在補選替補機制的問題上將自己與「公社」綑綁在一起，必然流失大量中產選民的支持，最終得不償失，令市民懷疑民主黨當初反「公投」不過是投機考量。對民主黨這樣的大黨而言，如此「牆頭草」取態等如是政治自殺，兩面選民都得失了，兩面不是人。

當局早前建議立法會補選採取替補機制，當有議員自動辭職或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履行職務時，由當屆得票最多的候選人自動頂替。替補機制的好處不僅是杜絕了議員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斷辭職再補選的弊端，而且令本港的補選機制更符合比例代表制的原意，保障了議會內的多元聲音，也節省了以億元計的公帑，建議確實有其合理性。同時，《基本法》並未有明確列明立法會議員的辭職補選機制，現時補選採取的單議席單票制未必「存在就是合理」，當局現時提出的替補制無疑是填補了制度的空白。

替補制杜絕議員濫用補選

不必諱言，替補機制的建議是針對去年的「五區公投」而來，「五區公投」的最大教訓，是哪管只有五名不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就可以隨時浪費億元計的公帑，對本港政局造成極大衝擊，之後又可安然無恙的重返議會，這是市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下屆立法會將選出五名「超級區議會議席」，反對派至少可取得兩席，這樣「公投」成本將更輕，兩名議員輪流辭職，整個香港就會被兩人搞得永無寧日，而以反對派的思維行事，這樣的情況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唯有採用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或地區廣泛使用的替補制，才可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令「公社」兩黨不能再故伎重施。

從去年「五區公投」的投票率而言，可以判定絕大部分市民是反感這樣的「公投」的，否則反對派不可能連基本盤都催不出來，如果連這樣一個清楚的民意反對派都說看不到，繼續說83%選民不出來投票不等如是反對「公投」的傻話，這真是當全港市民都與他們同一水平。不過，要始作俑者的「公社」兩黨甘受制裁肯定是不可能的，這將令他們的政治空間大幅萎縮，所以黃毓民、吳靄儀及一班反對派學者大力反對也是預料之內，令人不解的是，同樣大力反對「五區公投」的民主黨及終極普選聯盟，卻好像是忽然失憶，也跟着反對替補制，就確實令人感到疑惑。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指替補制是內地人大代表的制度，批評政府指參考外國例子，卻並非完全相符，因外國議會出缺時，是以同一張名單的候選人補上云云。終極普選聯盟召集人馮偉華更在報章上寫了一篇名為「團結民主派　反對草率修法」文章，儼如反對派共主般要團結反對派反對替補制。馮偉華是什麼人？不過是張文光扶植的接班人，「普選聯」班底也大半是民主黨的人，這篇文章反映的只是民主黨的心聲。不過，何俊仁的說法不值一駁，替補制是外國常見的做法，並非人大代表獨有，而外國多採用同一名單候選，原因是外國多以一黨一名單參選，處理計算上都較容易。但香港政黨參選卻是禾雀亂飛，一黨兩張、三張名單也屢見不鮮，加上「公社」兩黨以辭職補選的行為也是全球獨有，作出對症下藥的改制有其必要。

民主黨反替補如政治自殺

馮偉華文章的論點只有一個，就是說修例會「嚴重削弱市民透過選票表達意見的權利」。替補制不過是杜絕議員濫用補選的機會，市民通過正常選舉表達意見完全不會受到影響，而且只要替補制正式推行，選民在投票時自然會對所有參選人作出全盤考慮，又怎會扭曲了選民的意願呢？事實上，「五區公投」才是真正的削弱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議題由他們設置、選項由他們決定、開支由全民承擔，最終輸贏也由他們自行闡釋，幾百萬市民全無置喙的餘地，正是源於現時補選的漏洞，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儘管主流民意反對「公投」，但最終還是如期舉行，這樣的情況難道不應制止嗎？

記得在「公社」發動「五區公投」時，民主黨反對得最大力，認為此舉徒勞無功，勞民傷財，結果令到「公投」慘淡收場，反映民主黨也認同以辭職作「公投」是不合理的，現在當局提出改善建議，怎麼民主黨突然換了臉，大力反對呢？如果這是民主黨用來籠絡「公社」的伎倆，結果只是徒勞，反而會將自己與「公社」綑綁在一起，流失大量中產選民的支持，最終得不償失。如果這真是民主黨的心裡話，即是說民主黨的立場從來是左轉右擺，朝令夕改，也令市民懷疑當初反「公投」不過是投機考量，對民主黨這樣的大黨而言，如此「牆頭草」取態等如是政治自殺，兩面選民都得失了，兩面不是人。「公社」看到心中偷笑，民主黨近期為什麼總是做錯事、做蠢事，是何俊仁腦袋出了什麼問題嗎？

李卓人陰謀論挑撥警民關係

陳業禧　香港大學刑事司法學二年級生

處理示威遊行、大型集會是警方重視的高難度工作，警方既要顧及大眾安全，又要保障法律賦予港人的集會權利。現實情況不容許執法者猶疑、退縮，參與活動者有否越軌只是一線之差。活動出現問題，理應客觀分析問題，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而非散佈警方刻意製造混亂的陰謀論，煽動劍拔弩張的警民關係。李卓人的指摘牽強附會，更令人質疑其智慧。

「六四」過後，剛接棒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公開批評香港警隊。他言之鑿鑿，指警方以「小動作」阻撓市民出席燭光晚會、刻意製造混亂、存心壓低參加人數。新的警務處處長被描繪成背後操控一切的惡鷹，罪大惡極似的。

李卓人的言論未免過於牽強，實令人質疑他的領導智慧。事實上，怎樣處理示威遊行、大型集會是刑事司法學的重要課題，也是警方重視的高難度工作。警方既要顧及大眾安全，又要保障法律賦予港人的集會權利。現實情況不容許執法者猶疑、退縮，參與活動者有否越軌只是一線之差。

警方顧全大局表現理想

李卓人專注領導球場內的活動，周邊的人流管制、交通安排、秩序管理等重任全卸在警員身上。市民或許眼見近銅鑼灣的最後一個足球場仍未坐滿，暫時無須改道往中央草坪。但，人流數目多少、步伐快慢難以估計，鳥瞰下的宏觀情況可以是另一回事。以小部分人主觀的所謂「不便」——嫌這太早、怪那太擠、怨天太熱，便斷定警方失策，實在有欠公平。警方務必顧全大局，不容有失，每個決定牽連甚廣。縱然仍有改善空間，筆者慶幸這趟香港警方表現理想，燭光晚會和平順利舉行。

無可否認，警方封鎖興發街入口，指示參與者先到泳池，繞路入場，的確造成不便，增長輪候時間。但，「警方刻意引發混亂」一說乃天方夜譚。試問警方為何要擾亂秩序？動機何在？縱觀中西文獻，管理大型活動的手法有「以暴易暴」模式(escalated force model)、「選擇性斬首」(selective incapacitation)等，卻未曾聽過甚麼「製造混亂」。混亂令群眾更難管理，增加爭執、衝突、偷竊、受傷，甚至是人踩人的機會。警方更要加派人手、資源。不幸鬧出意外的話，揹黑鍋的不只是控制場面的警員，而是整個香港警隊。晚會後未經申請的示威則是最佳例子，示威者不服警方安排的路線，引致交通癱瘓。少女報稱非禮；警棍又給盜去。誰陷誰不義，大眾自有定奪。

李卓人將混亂責任諉過於人

再者，假設警方存心阻礙市民前往球場，封鎖出口、收窄通路令他們繞圈子是不是有效可行的方法？出席者會否純粹因為多走了路便棄權離開？莫管此舉能否降低出席人數，警方會不會冒險，把大眾安全、警隊名聲押作賭注？倘若市民多繞一個圈便放棄出席活動，我相信李卓人也不稀罕這些沒誠意的出席者。人數多寡理應與活動直接掛鈎，若然李卓人認為晚會不夠矚目，定當反思活動不足之處，而非諉過於人。試想想：每年的書展，警方也在會展附近設路障，讀者左繞右轉，汗流浹背，難道這也是警方打壓出版、閱讀自由、阻嚇出席者的伎倆？這些安排又是惡鷹的政治任務？

警方在「六四」晚會的角色是「監控者」，負責協調、促進活動和平進行，配合支聯會和其他機構。若然活動安排不周，出現問題，雙方皆有責任。為求改善，李卓人理應客觀分析問題，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而非煽動劍拔弩張的警民關係。主辦單位與警方的事前磋商足不足夠？有否兼顧其他因素？執法者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討好，為平衡社會各方利益，面對陰謀論，警務人員只好一笑置之。

新「德育及國民教育」令人關注

陳韻婷

5月5日，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推出諮詢文件，建議2012年全港小學率先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必修科，計劃於翌年擴展至中學。頃刻坊間出現了不少聲音，有政客稱之為「洗腦課程」，故意歪曲教育的正常發展，企圖將教育議題政治化；同時，也有不少支持聲音，認為課程的推出有助提升下一代的品德修養和對國家的認識。為了進一步了解新科目，本刊記者專訪了負責制定課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教授及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博士。記者還參與了其中一場諮詢會，會上座無虛席，教育界對新科目的熱烈關注可見一斑。

齊家治國識天下　從修身做起

諮詢文件首頁有孟子的話：「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章句上）。」明確地闡述了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目的，此科涵蓋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世界五大範疇，為學生灌輸正確個人價值觀，提升國民素質。

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說：「整個教育應從修身做起，培養人的素質、處理好家庭，國家的整體素質自然會好，以現代話說就是：人的素質就是國家的軟實力。例如在國家經濟困難時韓國人自動捐首飾救國、日本人震後的秩序與禮讓物資、四川震災後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都展現出人類高尚的情操。」他指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有兩個重要支柱，其一是人的素質培育，包括品德、家庭角色以及與不同社群的關係；其二，是國民身份的確立，從認知到承擔。

教育發展之必然趨勢

事實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出現是教育政策發展之必然趨勢。張永雄說：「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教育的課程範圍鮮有觸及國家、民族，1997年回歸之前香港的教育是Do the right thing（做正確的事），回歸之後是Do the thing right（把事情做好），而現在則是Do the right thing right（將正確的事情做好）。」

自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一直大力推動國民教育。早於2001年，課程發展議會就公佈了《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將「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致力貢獻社會、國家和世界」列為七個學習宗旨之一，在各學習領域、學科以及其他相關學習經歷，加入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

新科目的醞釀早在十年以前。張永雄說：「2001年的改革從教育制度及內容兩大方面檢視，我們要思考一下：社會需要什麼人才？是否只是灌輸知識？於是，教育從知識主導轉變成以價值教育為中心。」

「因應社會發展、青少年成長，我們每5年有一次更新，2006年檢視科目原有框架，2008年推出新框架。」2008年，課程發展議會推出《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到了2010年10月，行政長官發表的《2010-11施政報告》提出邀請課程發展議會檢視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持續並有系統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

香港中小學校一直非常重視德育及國民教育，除於課堂講授，亦藉着交流考察、服務學習、專題探究等其他學習經歷培養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說：「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一直在中小學的層次不斷努力，主要分散在不同的科目之中，如班主任課、常識課、公民教育課、中史科及成長課等等，教育界亦有聲音認為這種做法太分散，反觀新科目則較能聚焦並有系統地在中小學推行。」

「從跨學科、滲透式轉為學科模式主要原因有幾個，其一是學習目標更清晰，其二是跨度較均衡，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到世界，讓學生對學校、家庭、社區、工作生活、國家發展、世界議題都有更廣闊的視野和積極的態度，做到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放眼全球，立足本地）。」張永雄說：「學科的理念是讓人的整體質素提升，目標是堅守多元、多角去思考問題，學習疏理從身份引伸而來的價值衝突問題，而重點放在voice and choice（聲音和選擇）上，即要尊重及聆聽學生的聲音，並非由老師向學生灌輸觀念，而是幫助學生釐清價值，由學生自己去判斷、立論。」基於既有的課程優勢及實踐經驗，加上有詳細的範疇，他相信學科模式比滲透式較易看到教學成效。

非匆忙推出　早有大量準備

李焯芬表示，委員會早已做了大量諮詢，最近舉行的8場教育界大型諮詢會亦獲得超額登記，大部分教育同工都理解新科目之必要性，並對課程抱正面態度，他們較關心資源配套、師資培訓、教案編寫、如何與現有課程整合及優化等問題，委員會會汲取各方意見，落實未來計劃。

張永雄指從2001年開始已經過多年課程檢視與諮詢討論，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他表示：「學科出現是課程的自然發展，不存在所謂的『急』或『快』，文件集合了不同學者、校長、教師、課程專家、家長及其他相關持份者參與討論和商議的結果，網上的文件是經過40多次修正後的版本，幾乎每個章節都曾有6至7次修改。此外，網站除有17頁的撮要（提要）外，還上載了260多頁的全文，闡釋本科目標、課程內容及學習策略，並提供56個橫跨12年的學習目標，以及各類相關的課程資源和參考資料。」

原來在舉行諮詢會前，張永雄已接觸了超過100位校長、家長會代表及多個辦學團體等，了解他們的意見，他說：「因應各校推行國民教育的起點不同，網站已上載了364個相關教案供學校參考，校方可按需要對教學內容進行參考調整，務求為中小學提供清晰的方向和到位的支援。教育局扮演學習促進者的角色，以尊重校本、生本原則推行。」據瀏覽所得，網站資源相當豐富，包括：推行模式建議、教學資源介紹、課程規劃及評估工具等，相信有助學界靈活推行課程。

塑人之品德　育民之素質

張永雄表示新學科非單純通識、知識灌輸，是人的品德素質的塑造，而且有兩大特點，一是具有結構性，二是具有可持續性。此科重點是整合德育與國情教育，藉有系統的學習，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令學生具備良好的個人品德和國民素質。李焯芬指類似的教育在世界早已實行，他說：「我在北美洲生活了20多年，孩子都在當地出生成長，當地的功課壓力小卻很重視培育人的成長，具體如怎樣待人接物都會落實至課程之中，就如加拿大設有Canadian Study一科，美國則有American Study，這些科目都是他們教育系統中的基本課程，讓學生了解國情、山川地理、歷史現狀、國家的政黨、經濟體系等等，十足我們現在所說的國情教育。其實這是學生成長及教育的一部分。」

張永雄指出因為這種教育一直存在於西方社會的大系統之內，故爭議性不大，他強調這是一個有使命的科目：「西方社會一直十分重視國情教育，而我們的國情教育主要包含了四大方面：一，是自然國情：讓學生了解國家如何運用、開發資源，如何提升人民生活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情況，令人對國家的大地山河有認識、了解、欣賞乃至運用；二，是人文國情：個人的身份與中華文化有密切關係，了解中國的傳統價值如何反映在文學、美術、音樂等不同的生活範疇之中，培養學生的欣賞力；三，是當代國情：尤見於國民身份之建構，我們活在當下，應對今天的政策、民生有所認識，如『十二五』規劃、再生能源、綠色生活等等；四，是歷史國情：從大歷史觀去幫助學生理解中國歷史發展，認識如何建立包容與秩序。」

德育及國民教育非洗腦

德育及國民教育被指是「洗腦」，很多教育工作者有不同意見。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的譚秉源校長表示：最初聽說新科目推出亦有此擔心，但認真閱讀諮詢文件後則所有疑慮都消失了。張永雄笑言看清楚課程內容設計與學科出現原因，這個誤會自然不會存在。「首先，課程所包括的五大範疇以至教學策略都是鼓勵voice and choice，是讓學生自由判斷、立論，重視獨立與理性思考，目標是讓學生清晰自己如何作出判斷，了解自己的價值取向，根本不是洗腦；其次，是沒有洗腦的可能性。香港是一個知識開放的社會，各式資訊與觀點並存，網上或坊間都很容易找到不同的聲音與意見，根本不可能洗腦；此外，是人們太高估1-2堂的影響力，同時又低估師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事實上，《禮記》的《大學》篇早已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點，新學科是要優化教學成效，與時並進，精益求精，以張永雄的話而言，就是「回首以前，立根現在，展望將來」。新科目的推出是一種改革而非加重教育負擔，而且課程並不屬於應試機制，而是屬於校本及生本的，專責委員會有義務促進及視察實踐情況，相信推進這項課程的目的不會落空。　**（本文轉載6月號《紫荊》）**

蕭萬長主動退場贏得喝彩

胡忠信　台灣政治評論員

台灣「副總統」蕭萬長於5月31日傍晚以記者茶會方式，閃電宣佈不再角逐2012年「副總統」連任，其理由是「基於世代交替」以及「只輔贊一任的君子協議」，蕭萬長的動作雖然突兀，但也在政壇高層預料之內。

早在今年二月春節期間，蕭萬長是否再搭檔「馬蕭配」的說法就開始在政壇、媒體流傳，先是蕭萬長向馬英九表態，無意再搭檔連任，馬英九則回應「一動不如一靜」，以當時形勢，在最有可能擔任副手人選三人之中，蕭萬長是比「立法院長」王金平、「行政院長」吳敦義更有出線可能。

然而，三、四月間一連串政治風波，政治形勢開始有了化學變化。先是大法官提名風波，一位備受爭議的「恐龍法官」列名其間，擔任審議召集人的蕭萬長成為箭靶，在輿論嚴批之下，蕭萬長替馬英九「擋子彈」，形象受損；反之，吳敦義趁勢展現企圖心，「攻守形勢異也」，「馬吳一體」出現，舉凡重大政策，比如國光石化停建、公務員加薪3%、奢侈稅定案等，吳敦義成為馬英九分身，兩人隨時保持密切互動，「馬吳配」呼之欲出，蕭萬長逐漸淡化。

「馬吳配」呼之欲出

五月中旬蕭萬長赴中南美洲訪問，5月19日《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方式，預告「馬吳配」成型，上述超大動作既有吳敦義造勢，也有媒體敲邊鼓味道，消息如此重大，蕭萬長又在海外訪問，但「總統府」卻未有任何回應，顯然馬英九「默認」上述新聞；以常理論，蕭萬長不快是人心之必然，但他以招牌微笑回應，未見任何情緒表現。

美國文豪馬克吐溫說：「總統是閃電，副總統就成為螢火蟲。」蕭萬長眼看形勢如此明顯，找出時間點宣佈不參與連任就成為智慧抉擇。6月25日國民黨將召開全代會，正式由馬英九口中宣佈「副總統」人選，蕭萬長在五月最後一天做出「清場」動作，就是漂亮的「退場機制」，與其靜等別人掌握主導權，或者任由媒體炒作消費，不如用主動宣佈贏得輿論的喝彩，用退場替自己定位。蕭萬長退場獲得所有媒體一面倒肯定，正是「上台靠機會，下台靠智慧」的展現。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出線以後，來勢洶洶，馬英九、蔡英文民調對比在伯仲之間，如果以實際票數估算，濁水溪以南「一片綠海」，民進黨如探囊取物，國民黨必須依賴北部「票倉」，來沖銷民進黨的攻勢，而「決戰中台灣」就是關鍵之戰。吳敦義敢言敢辯，具戰鬥性，適足以補馬英九之不足，加上「行政院長」挾龐大資源，吳敦義「帶職參選」就具有強大資源以為後盾，「吳上蕭下」是此時此刻形勢使然，與蕭萬長的個人條件並無絕對關係。

吳敦義上場，仍要做利弊得失分析，比如他與黨內大老疏離，性格孤傲好辯，除了少數媒體以外，人際關係並不佳，媒體「友軍」有限，尤其是電視評論者，「惡聲至，必反之」，對吳敦義不會客氣。根據TVBS六月初民調，「馬王(王金平)配」是最有可能擊敗民進黨者，差距是7%，「馬吳(吳敦義)配」只比民進黨候選人多出2%，王金平略勝一籌，說穿了就是「人和」問題。